

說郭

正百十二

121
6
108





說郭目錄

身第一百十二

綠珠傳 樂史

非烟傳 皇甫枚

謝小娥傳 李公佐

霍小玉傳 蔣防

劉無雙傳 薛調

虬髯客傳 張說

韓仙傳 韓若雲



神僧傳 法顯

劍俠傳

綠珠傳

唐 薛調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郡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取白江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華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趙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



谷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
能吹笛又善舞崇以明妃曲教之而自致新詩曰我
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
御涕流漓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
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窮廬加我闕於氏
音各殊類所非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
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憤
且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鳴不我顧佇立以
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

草併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
綠珠崇之美艷者千余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
侍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珮鏤金爲鳳凰釵結袖
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
珮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
倫亂常賊類乃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京觀臨清
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
蘊蘭麝而披羅綺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
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

系珍傳
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
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愿效死於君前崇固止於
是墜樓而崇奔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
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朱韓有國色
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
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
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
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
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國以巨石

填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
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
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
成癍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紀云夜
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
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窄衫貝帶貌甚美與潘氏
偕來太后接坐居之令吹笛徃徃亦吸酒太后顧而
謂曰識此否石家之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
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

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尉衛
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恠聊以解頤噫
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
劫奪遠使臣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
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美燕邀集令美人行酒客
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訪
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
飲以觀其色氣已斬三人君子曰福禍無門唯人所

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連
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
兒之有真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
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
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汝
胡羞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
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朝喬知之寵婢
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
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

知之不肯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
篇以叙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
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欲
窺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
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難
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賂承嗣家閨奴
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
於衣中得詩鞭殺閨奴諷吏羅織之以至殺焉悲夫
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後詩人
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
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數綠珠舞李元操云絳
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
總詩云綠珠含泪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
年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
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凜凜誠足使後人仰
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復
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

魏哉今爲此傳非徒銜美麗張禍源且欲懲戒辜恩
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
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
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悞我也飲金屑
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天之報怨不然何以
梟夷之立見乎

非煙傳

唐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
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
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隣天水趙
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
纒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
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
闈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

非煙傳
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
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
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
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
當之蓋鄙武生麓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篇寫於金鳳
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
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

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淡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
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
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
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
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
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

非煙傳
柳弱花歆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
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
悄自因窺覲長役夢寃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
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
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飜飛企望
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
能盡兼持菲什聊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
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
門媪旣得回簡徑齎詣煙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

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
煙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
子之心情契寃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
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
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汎金
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
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
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悵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

非煙傳
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
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嫗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煙
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
夕門嫗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
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
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
悉俟晤語旣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
旣下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

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
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
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
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
而歸明日託門嫗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
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葉宮仙馭來煙
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
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
門嫗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

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
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
訶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
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啣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
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
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
墻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
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
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

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
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
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閤
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窆於北邙而里
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
陽才子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
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
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
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

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
片言若相誡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
時人異焉

謝小娥傳

唐 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
俠士段居貞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
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婚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
年十四始及笄父及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
弟兄謝之從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
胷拆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
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

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

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

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備者
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
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
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
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
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
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
每畱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
或一日春携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

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
會群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旣去春沉醉卧於內室蘭
亦露寢于庭小娥潜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
號鄰人竝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
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
守張公善其志行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
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
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
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

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
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
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
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
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
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
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
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
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

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
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
又能竟復父夫之讐。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
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跋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
無絮帛齋無醢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
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游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
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備保雜處不知女人貞
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
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真夫孝婦之

行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
不錄非春秋之義故作傳以旌美之

霍小玉傳

唐 蔣防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
拔萃俟試於天宮夏六月望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
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
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
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
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

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
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
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
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
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
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
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
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

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
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
東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
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
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
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
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
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

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
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
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
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
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
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
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
士其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
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

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
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迎
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
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
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
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
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
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
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竒酒闌及暝鮑

引生就西院憇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
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
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
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
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
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
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
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
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

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
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
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指誠日月句
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
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
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
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
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
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

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
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恠曰
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
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
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
晚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
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
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
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

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
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
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
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
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
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
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
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
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

霍小玉傳
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
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徃徃私令侍婢潛賣篋中
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
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
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
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
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
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
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

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
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
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
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鄭縣其年臘
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
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
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
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
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

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
耻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
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委頓牀枕
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
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
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遮吟詩句
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
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寃空室足下終能弃致
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

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
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
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
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
覩清揚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
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
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
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
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

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鑱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僂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

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

霍小玉傳
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
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
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襪襠紅綠
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
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
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
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
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
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

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
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
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
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
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
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
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
亦終不自明爾後徃徃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
公庭而遣之盧氏旣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

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
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
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
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
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
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
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劉無雙傳

唐 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
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
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
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
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
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
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

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
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
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
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
客旣覲致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
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
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
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

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竒以獻雕鏤犀
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
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
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
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
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
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

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部
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
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
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
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
落城外店中待，又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
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
白棊，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
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

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
識云：是租庸使劉尙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
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
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
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
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
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

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

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輓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

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
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
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譁而已至夜深羣動
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
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
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
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
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
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

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
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
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
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
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
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白此永訣矣其書
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
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
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

繪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荅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廻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

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二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

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筴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

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竒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虬髯客傳

唐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

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
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
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
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
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
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
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
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

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
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
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
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掛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
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
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

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
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
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
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
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
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
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
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

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
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
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
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
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
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

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

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

此書卷作
四
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
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
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
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
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
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
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
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
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

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
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
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
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
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
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
以錦繡帕覆之旣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
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
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二載建少功業今旣有

主任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竒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王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

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費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秦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興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韓仙傳

唐 韓若雲

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秦楚逆滅後有叔通子者奔武城遂姓韓氏因契夙器遊於海東足成仙聖枝蔓蘿薹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前後史譜已載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先祖曰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遂家於鄧州之南陽松水焉玄宗天寶壬午九日先父生有異質既長以孝著名諱曰愍尋改曰會應代宗廣德元年癸卯鄉舉大曆二年丁未秋仲卿

祖薨先父盡大禮襯掩於匡廬之五老峰下卜者曰
得此者位極人臣二十年後有仙者出先父與姑子
蕭存築舍於西林寺守墓焉蕭存歷官至郎中惡裴
延齡不仕歸養於茲明年戊申上元繼祖母賀氏生
叔愈五年庚戌叔三歲而賀母死先父拊之先父歷
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父坐元載貶嶺表
既歸南陽叔日記數百言通六經百學建中四年癸
亥朱泚亂先父携叔奔遷韶嶺先父爲人善清言有
文章高世江南宣城有別業先父亦就居八月有詔

徵先父以衰頹不可就因二辭遂爲訕謗不用及韶
嶺兵尅復歸苦勵叔以讀興元元年甲子登薦時叔
年十八也貞元元年乙丑謂叔曰吾蚤失怙恃吾母
清河崔氏亦卒汝母生汝卽捐而幸成大人矣我年
過半所不盡恨者汝嫂呂氏之不嗣也天欲何爲言
已淚下叔曰弟所得生兄之育也弟之成人兄之教
也弟立身過望兄德勝天矣德必厚福况垂世乎兄
其母憂先父稍解七月爲叔娶扶風之竇女焉先父
禱於嶽神之西夢曰虎榜中鄉闈庭分桂一枝最憐

雙遂後賓鴈各于飛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而吾嬭寶氏忽見丹鶴飛入中庭先父亦見隨入方舍絕無影迹六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時也天垂吾異地應百祥鄉里有見老鶴翔空者先父以鶴爲名謂叔曰昔卜吾父五老墓地者開府子儀郭公也謂我有仙者出丁未迄今二十載合其讖矣叔曰異教也神仙杳茫兄何獨取乎吾聞周孔正世餘不復知矣未聞以黃老之無君父者可以定天下也弟每不深恨此輩他日有望必人其人火其書明道

以導盡去其教而後已先父嘿然初蒼梧之野賓龍峰西北有洞曰皇老東華李公西城王公相傳道芻合極神丹予以太素稟質太易賦性太極會形冲冲冥冥莫可先悟遂托形於胎仙氏時東漢之明帝永平庚申中秋也西晉惠帝元康九年巳未予生二百有四噓吸踵固輕翮虛靜故獲遠考龍沙起運有仙者迭出予於皇老洞遇李王二翁在焉予翱翔空際倏忽漢落穿雲漠舞松風上下於紫翠之間是夕七夕也月影垂鈎織星半渡電光羅動於銀津間人籟

窈窕寒光拂拂露含山草猿抱枯藤二翁對酌童子
捧符一童進朱橘嚼酒談及妙旨畧曰人稟先天溺
於後天雖一草一木莫不皆然但能回神於外明定
神於內官馳神於空窟知神之舍返神之遊則天地
之精華可收吾神之妙用亦能沉潛以和對谷以應
明而靈靈而神神而至神而又至於身外飛神則得
仙矣西城曰所以謂其能明能靈者何翁曰人物最
關性命者神也生虛則爲氣生濕則爲精生夢則爲
魂生形則爲魄生想則爲意至於肌膚四大莫不曰
神而感也於此上安身天地之自然聖神之造化自
得矣談至東方欲白天景漸收啟明高可丈許予聞
之心竅洞明長喉數聲翁不覺失聲曰是兒悟矣悟
矣予得領微旨卽以神神之道治於洞口仙翁去矣
香風闐闐瀑布乍響洞烟裊裊梅魂如恍予饑茹渴
吸自擔清賞時有蒼猿公玄元丈人寓焉遂爲誓好
然山峯峰吸雲深樹合雖老樵熟獵無能見者唐貞
元之元乙丑又四百八十六年矣

上帝若曰延康立極赤明開圖仙當用薦厥補神都

韓仙傳
用敕汝無量大通神霄仙卿呂巖遍訪塵寰超凌上品以佐

太上無爲元元至化惟卿勿怠如勅恪行

純陽翁遂飛歷八都無地不涉忽一日憇於蒼梧之陽子已洞識矣予更名冰壑老人與玄元丈人共謁焉翁固知之僞問曰子何人耶予口致詞曰山林老隱端悟性宗幸值三生何逢仙聖雖飲松流啖雲實獨甘恬苦願剖冰壺開玉藏發我盲聾是爲野人之至望翁笑曰子野則野矣人或未然姑試子遂示詩

曰兩口談玄并是虛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縱有千年計濱海蓬萊總不如其意諭以蒼梧雖美塊中耳不若蓬萊之能久居而其中微示以呂嵒洞賓字意猿初不悟也遂輕之予跪進曰公非純陽呂翁耶翁曰子言是也可教遂以鉄丸三枚命曰二子服之可立死而化於人道予將度汝爲仙猿畏拒之予欣授而次第吞之但覺神凌至虛翁乘之而起猿哀號不已予再竇之翁曰子仙緣猶隔一世耳托質於人吾當再度汝矣飄飄而上越東海入方丈之顛見東華

翁曰美則美矣恨毛團耳可更其身當躋上域遂命翁送之翁領予神逕抵唐國之松水投予於呂母之懷囑予曰汝勿言吾來視汝遂降生焉蓋吾母乃翁之從孫也未幾先父與叔棲扶風寶館次年丁卯苦疫先父卒於八月十二死經時復起索書囑叔曰賀母生伊亦此時我於此上獨堅持今朝長歎歸乎數維汝憐孤立我兒叔曰分內事也兄何憂耶視弟爲不義耶遂嚙指爲誓先父揮淚而逝時人有議叔傷遺體者叔曰不然兄何瞑安耶聞者皆歎服叔慟毀

將絕親隣百計慰問遂上山陽野雲葬焉蓋以匡廬之遠故也叔侍先母以母道晨夕問寢先母頗識字句亦嘗勸學貞元五年己巳先母亦歿時予年四歲淑儀慈色尚可記十之二予抱負宿興皆委於叔也八年予七歲矣然猶記翁不言之囑終不呼一字叔不悅曰是兒痴物也寧馨耶蕩靈耶何日得清爽耶強笑而負之遂爽爲小字十年甲戌叔舉進士歸予喜失聲曰叔歸矣予叔母趨視果然與叔大以爲樂是夜恍惚曹矇次辰遂瘖不能出一聲但哭咷而已

叔求之百計莫可瘳午陰正庭忽有道人黃裳紫冠
來謁謂能發我聲蓋呂翁也叔喜禳予與視翁笑曰
而忘予勿言之訓耶予不覺律管發輝答曰有罪有
罪遂爲予名曰可名湘可字清夫他日當爲我方外
弟子叔人誕之叱之出予遂能言次年乙亥叔譏陽
城作爭臣論拜御史大夫十四年戊寅大夫孟東野
張籍叔友也媒於東閣學士林圭國甫之女於予而
娶之女善談詠小字蘆芳予年少不喜女容近之則
自赧終不一與予十三歲矣叔日以經史爲訓予頗

敏擇穎上先生師焉先生死予舍於家叔親教之四
月十四壬申呂翁變名宮無上謁叔談及羣書百家
無不熟獵叔延三宿大以爲奇遂命館側予師之旣
居晝則訓予修身治國之道夜則授予內鍊童真之
道予深信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真修真可
登仙而長生不朽二者不可並學子欲何擇予曰貴
不可久仙願學焉翁喜而教之然蒼梧之事予皆忘
矣未幾爲叔宴集時堦下有匠者用銅錢汁補鐵甌
者時翰林虞公命予對曰銅鏹補鐵甌予對曰鉛汞

韓仙傳
金丹座上皆詫叔曰汝何以知之予曰師教之也
言未已侍兒進曰宮先生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
叔愈怒撻予索翁責之曰吾兒儒外之習吾不之講
始吾以汝爲高士也禮之汝敢以惑世誣民之事以
搖其心耶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去囑予曰子能憶
昔蒼梧之苦當來終南之碧雲峯求我去此三百里
子不惜則一大失矣予日夜慕之甚於父母中宵予
亦遁叔嚔泣大索三月不能得予道經鄜南峯老嫗
一宿嫗惑予以美女子力却之彼策杖而逼予終不

伏天曉則茅屋嫗女皆不見予始去蓋翁一試也又
過太白嶺下是時聞有虛言叔覓官追者不敢晝行
是夜月明當空忽見前林密處燈火交遞予趨進則
白骨叢雜有一厲鬼執予曰子非韓爽乎予跪曰是
也鬼曰子父母得汝而亡子叔俯汝而生恨不汝撐
天破浪以光世代子欲逃何地耶汝不肖子也予得
而食之予曰我所以逃者宮仙人之教也鬼曰宮僊
人妖士也汝聽其惑汝父令我先食之矣予曰宮仙
人教我以善旣死我已捨心事彼我亦當死以求見

耳請食之鬼曰汝歸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歸言已鬼曰吾去喚同輩來當分食汝言已不見予奔蓋翁二試也入長樂坡道見一布裹予開視之烹羊蹄一具酒一壺時予甚饑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婢遠哭而來予還之拜謝而去卽不見蓋翁三試也轉沙溝界予餒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見予曰子爲我守此豕片時我有遺豕往尋之復遺予以熟食予飼而飽二夫去中餉不至有一虎自叢莽中出欲搏豕予曰受人之托而爲汝搏是不忠也願自代因納豕

於秦刺中而身當之虎回首大吼遂入崑穴莫知所之少焉二夫長笑而來牽豕而去蓋翁四試也予前不十里路岐甚岔有農夫罔以逆路不覺迤至扶風柳林有丐者深酌酒極醉當於要路詈罵千百以至萬計予不敢答索予錢予罄囊與之又索米予止二升一合並與之方稍解而去蓋翁五試也旣達終南界問碧雲峰於樵人時一羸樵甚醜答予曰子欲訪誰耶予曰宮先生耳曰宮先生吾故識也始以美名重世人皆畏之旣而久居犬豕不爲也因淫盜無常

韓仙傳
九
人不與食今將死矣子訪何益彼不死吾輩欲執於
官以誅耳子勿貽池魚之禍速去之予曰予此來欲
見後可雖有禍願爲之死彼曰子非智士也去去去
彼可於紅樹下秦中求之言已而去數步復回顧予
曰惜哉此子送命九泉也予雖信之心終不退進山
壑極險攀緣而上蓋翁六試也已而挽烟蘿步劔石
迴紆苔草涉歷蒲蘆雖狼窮虎止之地無不經涉果
見盤陰之下有紅樹焉蓋老楓也下得一破茅舍遠
睨烟火微出予手分荆棘而入則破壁敗爐藤榻石

枕先生弱瘦不可目視雙眸不開釜有殘豆羹案有
破書半卷視之命書也先生狂呼大哭不省人故子
再三喚之先生曰汝鬼耶取我耶予拜泣曰弟子湘
也自先生教我而來如忘父母今日帶月披霜未避
險夷求見先生以復昔約先生何外我耶先生曰我
記之矣我先以文學有罪於世而逃旣而衣食不給
復肆張於汝叔而復以妄言誘汝以至今日老天使
我受此苦者正此報也子可回匆悞青芳光景也我
頭下有金二餅可供歸費子歸可薦我於九泉下况

此地虎狼交雜蛇虺出入雖一薪一汲必逢百度子不可久予曰弟子此遇心方得已雖虎蛇食啖甘苦不辭先生昔爲我師今日旣見先生困憊而離禽獸不爲也願以死同先生泣曰子今日好心矣我死何以報之予曰先生但安心以自保耳三日後先生謂予曰我思泉水子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群草交翠密封湍流予方就汲忽一蛇長計丈許盤旋張口如箕欲相啖狀予跪祝曰人世萬物必有靈識我師得罪天地以致疾疢思飲甘泉命之於我我以委身

師事敢不忠罄子旣我傷將賜我水以周師急我必返身任汝啖也言已蛇蜿蜒數折草蔓皆伏威聲如風灌耳而去蓋翁七試也得水而歸先生飲之遽起而大笑曰子非下品人也吾非宮無上也宮字無上呂也吾初唐之洞賓也七度試子皆合天格子可教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異常指一峰巒曰此碧雲峰也一喝而白壁開曳予視卽如王宮帝闕金紫交映彤碧混合如白晝焉少焉二童曰翁待師久矣携入大殿下一翁居上環目方面高冠坐首先生曰

此東華李公也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命再拜東華翁曰可取飲飲之少頃童進醴予飲之肌骨皆寒先二世事無不記憶方再拜曰一迷不覺十四載矣翁笑而納之時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也子年十有四翁復引予謁雲房鍾離翁西城王翁火龍鄭翁而授予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日而成道予謁上帝帝曰子來授汝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卿予謝而退遊蓬島但見琳宮貝闕天影彩霞自然吟咏仙侶徘徊誠所謂試向崑崙巔上望十二樓臺無

處尋也三十日復召謂曰卿叔韓愈乃吾仙甫冲和後身也微過謫世子何不往度乎予遂領旨而下則山川變態人物流移恍然腥塵中耳永貞元年乙酉因叔先十四年言旱譏罪於德宗黜爲山陽令次年取歸經湖南遊衡山宿二日雲房純陽翁更爲二道士勸叔曰人世轉丸命數飛燕光陰不可得美官不可久公胡不相將猿鶴久世以長生耶叔叱之曰何物妖士敢與蠱語二翁遁之元和五年進官河南方西令轉國子博士十年乙未叔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十二年丁酉憲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林圭及叔宴之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何以知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主至誠熒惑失度尚從之况雪乎時諷諫耳不意憲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精禱致雪叔大惶措予喜曰叔可度矣時高第百餘日肆雌黃老氏之教言必深惡予遂出榜擔頭曰賣風雲雨雪市夫訝予妄報於叔叔收予予已異形叔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預禱雪以示豐汝何人耶敢言慢乎敢曰賣乎予敲

掌胡盧而笑曰人以爲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合乾坤尚可顛倒况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爲我試予曰諾索酒大醉遂登壇半日驟雲漫野寒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公大以爲異叔謬曰人君至誠人臣至專所爲耳豈一道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大笑而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旣而接待中微語勸以急流之說叔果大怒而斥之予曰神仙有變化之妙公不可爲泛叔曰汝能盡一杯之酒能寘諸公醉耶

予曰甚易耳公當隨我叔曰汝爲之子遂取所佩葫蘆徑可一寸高可寸許盛酒半杯卽滿因而遍席勸之凡三十人各記三十巡中宵不竭衆皆駭叔曰此民間漏酒法也叔復曰汝可召二妓飲舞乎予曰亦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衆又異叔曰幻術也叔曰可召鶴乎予卽召鶴下舞尋化爲羊口出歌賦其中無過勸叔之修省也叔皆以爲幻予大言曰公欲爲天子耶貴極人臣尚不知遺禍而早退一旦誅貶風塵千里凍餒而死妻子榮祿可復得耶叔大怒叱予

出次日復謁則已重門鎖鑰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至中窻而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壽耳叔曰何貺予曰金蓮耳遂索火一炷予投以丹少頃蓮花大發高可三尺碧盤寶華靡不一具中一葉自然成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視之曰此何語也予曰公遭誅竄可當驗之叔大忌之執予供予立書曰供狀列仙年甲不具生於松水長入蓬萊三台護生五炁全體身朝元始出入雲衢恭東華爲主歸鍾呂爲師丹藥度羣黎跨鶴遊海島因愈叔遭

險命入刑囚暫假下瑤池拔救來鄉貫一報鞠育二
謁祖宗今承供審大羅天甫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
濟仙鄉松水昌黎郡仲卿嫡孫清夫謹狀叔再三視
之不覺淚下予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子何風顛如
是耶吾慕汝念汝如亦碎中心子何忍心耶予曰姪
上朝天帝今爲仙宰思叔之德慮叔之難特相援耳
叔曰汝勿妄言旣而見竇母則蒼顏矣而予妻尚在
予不之顧諸公爲之大慶一日叔誕時上元也予捧
蟠桃一枚爲壽衆爲奇遇叔曰此冬桃耳善藏者能

留之何異予知不可度呈以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
是吾家寶鼎藏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
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如效此同往
翫仙葩叔曰子去家二十年尚荒涼貧窶如是而更
復誘我耶百討論之終不就予留詩於壁曰我欲隨
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叔覽之
揮泣而罷十三年戊戌叔進吏部侍郎時鳳翔寺塔
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罷
朝次年骨至上留禁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表

諫數百言陳梁武故事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崔
群林圭爲言乃貶潮之刺史叔別家往官經藍關秦
嶺正值大雪馬憊於道從者二人皆遁去叔獨無倚
待死而已予冒雪見之叔號呼百狀悲喜交集始曰
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詩曰一封朝奏九
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豈知衰朽
喪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
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勸曰叔今上不得於
君王中致離於祖禰下不及於妻子近有顏於千金

軀正此可隨姪以效長生耳叔曰君命謫潮予當匍
匐事命力不足死亦理順而欲我隨遁是逐君怒逐
君怒是不忠縱仙可學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
言况君限有罪於家汝孀母置何地耶予囊有糒可
旬日待雪霽乞諸郵驛耳予感其忠請命於 帝帝
口卿當隨事可緩化之予得旨遂謂叔曰可携姓往
乎叔曰此過望也越七日過嶺予爲之買蹇僕而行
逾月入潮訟政之間予有神識叔得振威二廣溪有
鱷魚食人及畜叔作文以祭予勅神殺之懸首以示

韓仙傳
民大奇叔方知敬於予也予日以勇退爲勸叔曰吾
但得歸見宗祖卽當隨侍任所之耳予曰不然姪之
來者報叔舊德也方今吾叔窮極叔尙不知從他日
歸有妻子之私何言及此叔曰予負今日語天當殛
誅雖今日之潮陽亦不可得予信之不更瑣常教之
導引禦瘴復教之守神叔從之穆宗立長慶元年辛
丑徙叔於袁州予隨去時袁有盜群百哨於山林害
占二縣民奔之予議叔收叔失策予曰易也予雪夜
獨騎仗劔入巢賊遙見大懼予命神吏縛之首者

三人餘皆縱其散遁救民萬計叔得功觀察王公表
之二年召歸叔過匡廬之五老峰謁祖墓經蕭存舊
址存初與先父共廬於茲字伯誠隱此而死叔少爲
所俯存有子蚤死移女蕭小貞出家爲尼於西林菴
叔訪之號泗終日勸其復俗終不就因遺金貳拾兩
於家立其孫凌漢焉叔見小貞之操題其壁曰中郎
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
將衰淚洒烟霞予進曰此女可度之叔曰能乎予遂
贈藥一粒曰汝孝敬可重吾叔吾父汝父所愛吾固

報汝以此也女再拜而退是夕服之神思精爽見寺神謂曰韓相公姪非人也見位天仙也汝可師之次辰女羅地而告曰妾父之死妾獨捐生欲報至恩故假於釋今者吾師大仙也願度頑形願補陋濁予愍之遂以丹餌之是夕化叔泣而瘞之子因送於龜臺金母易名瓊瓊侍衛以長生焉朝見拜國子祭酒叔已皓首矣始見家族子妻已卒於元和十五庚子矣叔二子源滾滾死明年勸之叔曰神僊可唾手於功名乎予曰何難叔曰子欲我從遊但能取進士子傾

服之子曰諾叔遂薦予於太學明年甲辰予以天馬長門泰階三賦登栢耆榜列名十二予不仕詭以風症上疏辭曰臣以猥木得薦天匠危棟旣倖疲瘞忽作思輔神綏永膺台化天命止在空苦微軀臣松水有尺壑可保勞頓乞恩歸祿以藏筋骨無任感躍上宣旨曰卿以雋英作朕高柱艾年微困何致重辭命諸方藥以瘳肺腑卿其尚忠勉進針石是爲朕快醫工來治予示以死脉果復命上遂允歸叔始誠信五月拜吏部侍郎得復舊爵時蒼梧之玄元丈人已生

於霸陵西村朱氏年三十呂翁遊五臺來爲貧道者
乞食於家朱氏名拾得敬之飲餘翁命之飲遂啜之
翁復以劍囊寄之出舍遺金二餅彼遂封之翁至而
還翁領之過灋水悞墜劍於深波命取之彼卽捨生
以赴未及中流而劍自浮隨新豐翁醉甚逐之跪而
不去旣而引劍欲殺之亦不去并無逆色翁方解翁
過涇水道見一乞兒索食翁撻之卽死尋又一丐者
來見之卽曳翁以償翁不辭謂拾得日子可歸吾就
死矣彼嚎哭曰撻之者我也汝何以誣我師耶遂拔

劍自刎翁大喝一聲二乞兒俱不見謂日子可教遂
相持而來京師之長安門見予日子何久於風塵耶
予曰盡在三日翁曰是兒汝友也當於藍關可並度
之子諾翁去留拾得於藍關之九曲溪洞日子待七
日子師至矣予歸是夜下元寒魄穿櫺燈清籟靜紙
帳梅花槐風竹戛清入兩耳時有孤鶴倚苔斷琴在
壁與叔寢於書屋再諭之曰上帝以叔仙根道骨昔
者命姪往度叔堅不從故有大患今叔大事已矣潮
陽叔之親誓又完矣何不去之叔曰仙人不常見吾

老死於鄉黨足矣吾恐朽骨不可長修衰氣不可壽
世弃於山野死無名也姪有至諒幸爲我思予曰姪
隨叔有年叔猶不知耶姪之大道可以窮桑田朽山
嶽竭海源雖日月更變不致敗此身也叔如不學恐
貽譴於天天必加誅又豈憲宗之法耶叔曰易則易
矣何物色可隱去耶予遂以竹杖化叔之形了無一
缺死臥於席叔遂隨遁予餌以飛舉之藥風騰於藍
關之巔安之仙景相與拾得爲友而復命於帝帝曰
卿可度之予歸詭號雙目爲叔之師予問曰汝思家

耶叔曰已脫業舍委身大道復何思耶予又曰思汝
姪耶叔曰聽命在師思彼何益予遂授以至道百日
而神識洞達始有冲和之悟時長慶四年甲辰冬十
一月也叔年五十有七子年三十有九其家見其死
源弟尚幼門人李漢隴西人也葬叔屍假於鄉土愍
其忠祿其子源追贈禮部尚書昌黎伯謚曰文子方
蛻其舍於終南飛其神於衡嶽之眇上詔之始入太
清而拾得道亦就隨去 帝曰子功成矣向何逃耶
不贅叔於上仙列遣予送於崑崙爲使焉叔方大悔

神僧傳
予復奏舉祖考皆允取予之父母前七代予後一代
皆附以太陰鍊形之妙皆入崑崙予相繼送之而去
拾得命爲神霄仙伯焉

神僧傳

晉 法顯

佛圖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誦經數百萬言
以晉永嘉四年來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
鬼物以麻油雜煙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
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
驗欲于洛陽立寺值劉曜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
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
甚衆澄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

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
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之畧曰將軍天
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前後所白皆
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
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
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
蓮華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進諫勒甚悅之凡
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願
奉佛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

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
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
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
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
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
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
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
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
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未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
公安我辭耳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
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攻
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畢諫勒以訪澄澄曰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
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劬禿當捉也此言軍
出捉得曜也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鎮襄國自率中
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
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象中

約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
也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事澄益篤
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
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
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勒以
爲子愛之甚重忽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
子死扁鵲能生太和尙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
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
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建平四年四月無風而塔上

神僧傳 三
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
于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書曰和尚
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
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
殿常侍已下悉助舉昇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
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司空李農旦夕親
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弟子法常北至
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

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
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
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佐愕然愧懣
于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
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郭黑略將兵征長
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
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呪願澄又自呪
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
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羗圍中東南走馬乏

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獲免推驗日時正澄呪願時也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奉佛而致寇佛無神矣澄明日讓虎曰王過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至于

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事法無解殃禍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于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建武十四

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于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躡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

于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尙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領積薪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後月餘日有一妖馬毛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

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
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
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
虎辭虎愴然卽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夫道
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
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
稱斯德也宜享休神而布政猛烈終無佛佑若降心
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

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鄴宮
寺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
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
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
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
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
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
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
苦二石兇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澄死之日有人見澄于
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
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

劍俠傳

唐 闕名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
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
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
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
槔末柄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
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

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銅車捲簾見一女于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純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

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

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臍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鑿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

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

入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擗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壘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壘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爲此等向今遲暮

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
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
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
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
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
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
若猿獲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
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
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

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
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
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
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
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
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
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

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箠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劔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掉臂而去

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闕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

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
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或橫若掣
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
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
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
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
人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剝落寸餘翌日復往
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
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
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
縮錫幸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
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
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
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
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

得術身死於此因探懷出七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
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
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
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
躋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
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湏偷去矣

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
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
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
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
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
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
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
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
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
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
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
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

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
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
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
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
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
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惧後遇夜卽失蹤及
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
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

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
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
喬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
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
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
遠相祗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
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吾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
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

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
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益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
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
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錢衛一黑一白後月餘
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
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
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
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

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瞋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

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鵲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

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
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
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
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
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亾設大祥
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
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

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
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
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
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
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
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
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白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

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亾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姍姍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

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

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

外宅兒正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劔劔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鬪而躡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

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但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

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

誅罰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
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
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
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
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
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
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
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
僚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

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
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
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
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
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
廣中慰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

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
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
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真嚴
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間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
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
不屆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
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
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

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
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
旅旣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
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
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至
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
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卽非等閑遂令
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

曰偷枕者田彪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觀彪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彪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

崑崙奴

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彪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干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

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
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
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
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
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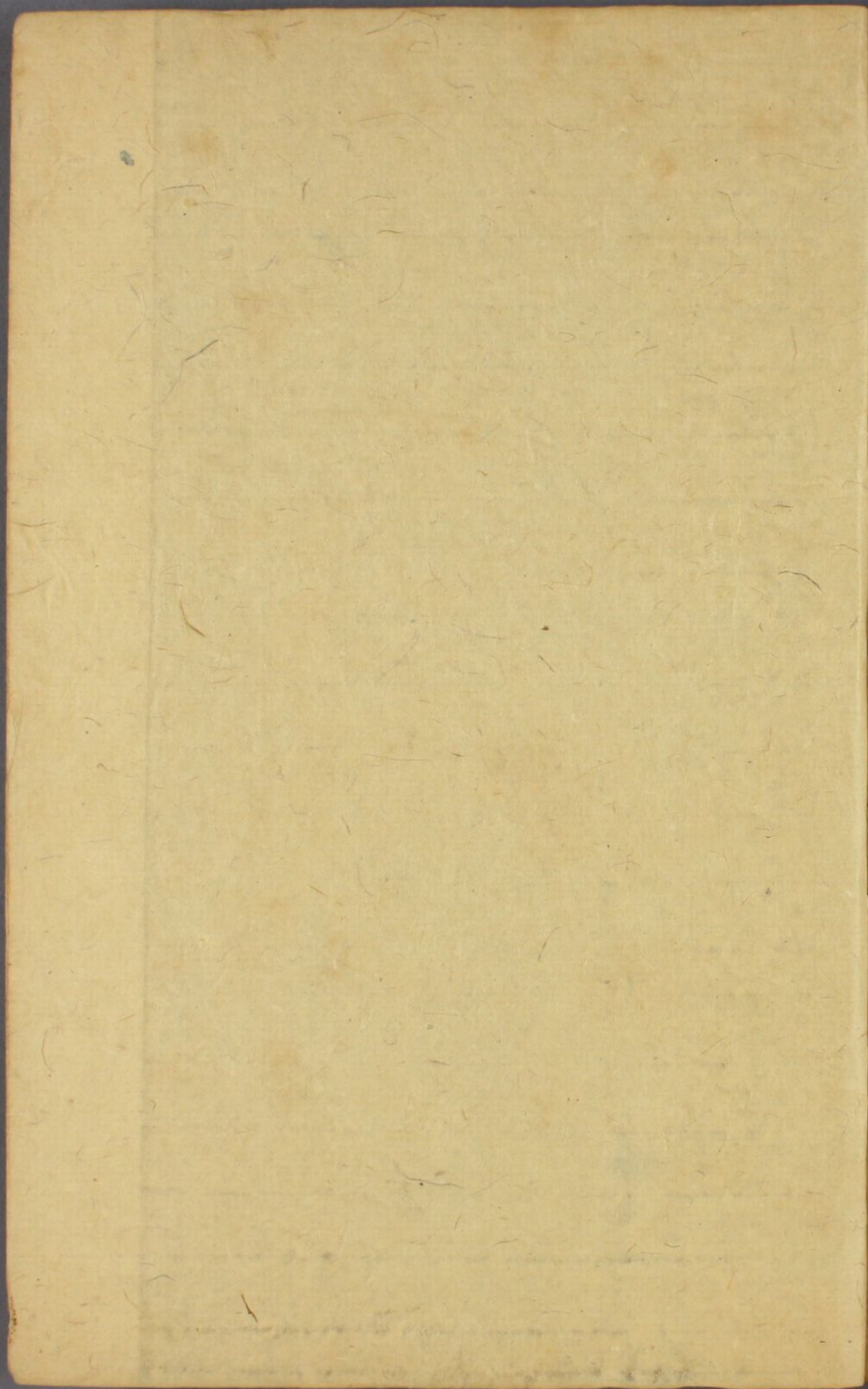
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
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
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

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
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
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
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
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
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
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
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

衛皆寢憐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
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
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
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
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
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
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
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

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以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扇鏞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

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知
作
集

五

